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楊家將 第二十二回 楊家將晉陽鬥武 楊郡馬領鎮三關

卻說左翼麻哩招吉，挺槍躍馬，跑出陣前叫曰：「宋將有勇者出馬比試，勿徒講口。」道未罷，寇準背後二將應聲而出，乃大將賈能，舞槍縱騎，繞出陣來，喝聲：「吾與汝比試。」而下各按住營寨，金鼓齊鳴。麻哩招吉與賈能，在戰場中鬥上數合，不分勝敗。招吉槍法精熟，賈能終是懼怯。遂將用賺敵之計，佯輸走人本陣。賈能拍馬追之。未及轅門，被招吉回馬一槍，刺落地。番兵大振，宋兵盡皆失色。招吉欲衝宋陣，宋隊中走出一女將，乃八娘也。跳上青驄，出與招吉交鋒。鬥不數合，八娘拋起紅繡，將招吉絆於馬下。宋軍一齊向前捉住。寇準大喜，便問：「女將是誰？」八娘下馬答曰：「妾乃楊令公長女八娘也。」准曰：「將門之女，亦勁敵矣！」因令記功官彙其名字。

土金秀見折去招吉，大怒，正待出馬，麻哩慶吉一騎跑出，向前曰：「殺兄之仇，如何不報？」掄刀要來比試。宋陣中牙將趙彥，亦舞刀還戰。二人戰上數合，趙彥力怯，撥回馬便走，麻哩慶吉直逼入中軍。宋隊中走出一少年女將，乃九妹也。舞刀躍馬，抵住追將。二人鬥上數合，九妹揮起桿刀，喝一聲，劈慶吉於馬下。正是：

徒待英雄來鬥武，不期鮮血染紅塵。

九妹既斬了慶吉，下馬來見寇準，道知名字。准曰：「楊家尚有汝等在，實朝廷之福也。」仍令記其功。

番將土金秀躍馬出曰：「誰敢再來比箭？」宋騎將楊文虎出曰：「我來與汝較射。」土金秀先拈弓搭箭走馬，指定紅心射去，三箭皆中。眾人喝彩。文虎亦走馬，連放三矢，止有一矢中紅心。金秀曰：「汝輸我二矢，當以捉將還我。」文虎曰：「箭法雖輸與汝，敢來鬥武乎？」金秀怒曰：「待斬此匹夫，以與慶吉報仇。」即綽方天戟，便來交戰。文虎舞斧迎之。兩馬相交，未及數合，文虎左臂被戟所傷，負痛跑馬而走。土金秀怒聲如雷趕來。

宋軍中惱了楊六郎，綽槍上馬，迎住番將交鋒。土金秀力不能敵，回馬叫曰：「宋將且緩鬥武，先與汝比箭。」六郎按住槍笑曰：「汝之箭法有甚高處，敢在軍前誇大口耶？」因令左右取過硬弓，馬上一連三矢，並透紅心。觀者無不稱贊。六郎曰：「汝莫想要射，試看能開得此弓否？」從軍傳遞與上金秀開之。金秀接弓在手，睜目咬牙，盡力扳扯，不動半毫。乃驚曰：「能開若是硬弓，真神人也。」宋軍一連勝卻番將，威聲甚盛；遼兵垂首喪氣，只待要走。寇準出陣前揚言曰：「今捉得鬥將，且把還汝。歸見蕭后，休得妄生邊患，天兵一至，屠汝輩無遺類矣。」

因令解麻哩招吉回北營。土金秀羞慚無地，部軍逕回大遼去了。後人有詩為證：

氣勢南來侍勇雄，一時失計鬥酣中。

軍前自有楊家在，為輔皇朝建大功。

只說寇準召楊郡馬入軍中，甚加慰勞曰：「今日若非將軍等助陣，險被番人所辱。可隨我入朝，見帝面奏，以封公職。」郡馬拜謝。准即下令，拔營回汴京，人見真宗，奏知：「已得楊家兄妹等鬥勝番兵而回，誠賴陛下之洪福也。」真宗聞奏大悅，下詔宣楊延昭上殿，面諭之曰：「卿父子忠勤國家，先帝稱羨不已；今尚有汝在，足為邊境捍蔽也。」延昭叩首請罪。真宗問准：「當封延昭何職？」准曰：「高州缺一員節度使，陛下可封此職。」帝允奏，頒旨封楊延昭為高州節度使。

六郎得旨，辭曰：「臣父子有敗兵之罪，蒙陛下赦臣不死，恩亦厚矣，安敢受官爵哉？」帝曰：「先帝在日，尚要族表汝父子；今又有退番將之功，當受實賞，何必辭焉？」郡馬力請曰：「既陛下賜臣之官，情願受佳山寨巡檢之職，節度使誠不敢當。」真宗曰：「卿居節度，則可與同列齊名；巡檢卑陋之官，卿何願為是職？」延昭奏曰：「臣為巡檢有二便：一者，聞彼處有幾員好將，臣欲招而用之；二者，佳山乃三關衝要之地，與幽州隔界，欲往把守，使番人不敢南下。故願居是職也。」真宗聞罷大悅曰：「卿真忠義臣也。」即允其請。著東廳王樞密發軍兵與郡馬，赴佳山寨鎮守。郡馬謝恩而退。

王樞密承旨，到府中撥應軍兵三千，盡是老弱不堪戰陣之人，付與郡馬。郡馬怒曰：「朝廷以佳山寨近番兵地界，著我鎮守，如何盡撥此無用軍人隨行？」時軍中有岳勝，齊州人，武舉出身。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使一柄大刀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軍中號為「花刀岳勝」。因見六郎道眾士卒老弱，乃出軍前叫曰：「將軍是將家出身，欺天下無敵。今日敢來比試麼？」六郎曰：「我先與汝鬥武，然後賽刀。」言罷，綽槍躍馬，出轅門瀾戰。岳勝披掛齊備，提刀縱騎來鬥。兩下吶喊。

二人戰上七數合，不分勝敗。六郎歎曰：「此人刀法純熟，勇力過人，真烈丈夫也。」岳勝愈鬥愈勁。六郎佯敗，跑出戰場。岳勝曰：「待擒此匹夫，以抑其誇。」即驟馬追之。不想六郎所乘，走得慌忙，前蹄已失，將六郎掀翻在地。岳勝揮起鋼刀，連盔劈下。忽一聲響處，六郎頭上現出個白額虎，金睛火尾，突來相交。岳勝驚懼半晌，即跳下馬，扶起六郎曰：「小將肉眼不識神人，望本官恕罪。」六郎曰：「君可同吾赴佳山寨，共建功勳。」岳勝曰：「小將情願以所部伏事本官。」

六郎得了岳勝，不勝之喜，回無佞府辭令婆、太郡而行。令婆問曰：「汝父為代州刺史，汝為佳山巡檢，豈不有辱先人乎？」六郎曰：「吾非好為此小官，今值國家多事之秋，佳山寨實近番之地界，今兒子此處立功，足可以顯能也，何必居清要之職哉？」令婆然其言，即備酒送程。六郎是日領了令婆酒席，宿過一宵。明日，望佳山進發。時值二月光景，路上風和日暖，百花竟開。但見：

酒旗開處行人喜，芳草叢中去馬嘶。

六郎眾人一路無詞。不日來到佳山寨，原有官軍俱來迎接。入帳中，稱賀已畢。六郎下令曰：「今朝廷以遼兵屢寇邊界，此處實控幽州咽喉，汝眾人各宜整飭戎伍，謹守烽堆，勿使敵人窺伺。用命者，則有重賞；退縮者，以軍法從事。」眾人領命而退。

次日，岳勝因出寨開行，遙見對面一座大高山，樹木蒼肌林巒疊翠。乃問土人曰：「前面那一座峻嶺，是何所在？」土人答曰：「將軍休問那裡，說起來膽亦驚破。」岳勝曰：「莫非有猛獸乎？」土人曰：「比猛獸還狠百倍哩。」因指曰：「走過轉彎，一山過去，有胡材洞。倚山有可樂洞，洞有寨主，姓孟名良，鄧州人氏，使柄大鎖斧，無人敢敵。聚集數百人，專一打官劫舍。那一個敢正視其山？」岳勝聽罷，歸見本官，道知其事。六郎曰：「吾久聞此處有勇士孟良，若得此人歸順，誠壯此寨威風。」岳勝曰：「小將輕騎前往，哨探一回，徐定擒捉之計。」六郎依其言，即遣岳勝前到可樂洞。

正值孟良部下劉超、張蓋與眾叟羅，各將全銀緞匹，在洞中賭賽。岳勝拴住馬，佩短刀入洞中，大喝一聲。劉、張驚疑官軍來到，各四做奔走。岳勝近前，一連砍死數叟羅，屍橫倒地，流血驚人。岳勝曰：「不如留下姓名，報與他知，好來尋我。」即蘸血大書於壁上曰：「寨前列槍刀，洞口布旗幟；殺了你家人，便是楊六使。」岳勝題罷，逕上馬回佳山寨去了。

卻說孟良歸至洞中，見殺死數人，大驚，問手下：「是誰到此？」眾叟羅對曰：「適有少年將軍，單騎來到寨中。眾人疑是官軍，不敢與爭，被其乘虛殺死數人。臨去，留血字於壁，大王看之便知端的。」孟良看壁上所題，乃曰：「吾聞楊家有名之將，來日與他放對，定報此仇。」

卻說岳勝回見六郎，道知殺死部下，並血書題壁之事。六郎曰：「孟良若知，必來廝鬧。汝等須防備之。」道聲未罷，忽報：「孟良於寨外討戰。」六郎即與岳勝部眾二千，出寨迎敵。遙見孟良生得眉濃眼大，人物雄壯，果是好員將家。六郎馬上調之曰：「君有堂堂之貌，何不納降於我，同把番界，立功朝廷，圖名目於後世，豈不勝於為寇哉？」孟良怒曰：「汝父子八人，棄河東而歸中原，今皆作無頭之鬼。我在此處，與汝無冤，何故殺我部下，而來相擾那？若勝得手中利斧，則降於汝。不然，捉歸洞中，取汝心肝烹酒，為眾人報仇也。」六郎大怒曰：「無端匹夫，辱人太甚！」即挺槍逕取孟良。孟良舞斧交還。

二人力戰四數合，不分勝負。六郎佯輸，繞平原而走。孟良激怒，拍馬追之。岳勝當中衝出，又戰數合。六郎見岳勝敵住孟

良，按住槍，拈弓架箭，射中其馬，將孟良掀跌於地。眾軍一齊向前捉住，押赴寨中，來見六郎。六郎曰：「汝已被吾擒，肯降伏否？」孟良曰：「汝暗箭傷我坐騎，誤遭汝擒，如何伏耶？」六郎笑曰：「汝既不伏，吾放汝去何如？」孟良曰：「汝若放我回去，必再整頓部下，與汝決勝負。若能擒吾，方肯伏也。」六郎曰：「只今便放汝去，縱能走歸天上地下，亦能擒之。」隨即放起，令人送出寨外而去。